

永樂大典

百七

卷二〇八六 虜字
卷二〇八七 虜字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七十六

六姥

虜

洪武正韻郎古切獲也掠也服也酋虜也亦作虜中从母音貫今所獲許慎說文蘭从母从力虎聲徐鍇通釋按春秋左傳原軫曰武夫力零連虜

原故从力母穿之也獲者以索拘之故齊國書曰人尋約吳髮短謂狄曰繩系之也勒古反揚雄方言虜強也顧野王玉篇力古切戰獲俘虜也唐

玄度九經字樣虜虜上說文下肆省丁度集韻或从手作擣張有後古編俗作虜从男別作擣竝非鄭樵六書略諧聲戴侗六書故虜獲人民也獲

者母而系索之也又作擣撈攏也郭守正紫雲韻夷虜釋行均龍龕手鑑推也亦作虜楊桓六書統來母蘭俘獲男子也象人首有物聰之者其意

足矣恐其未明復取虎爲聲以指之也又謂戰伐所獲者統指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俗从男作虜漢書晉灼曰主得曰虜斬首曰獲又北狄曰

虜以其習尚虜掠也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通作虜前高紀母得虜掠應劭曰與虜同韻會定正字切來古來零連虜

書
篆
鬚
聲韻
古文四
所
張揖
纊
集韻並見杜从古

徐鉉

篆韻
贊
高勉

齊學

書韻

隸

書

魏大饗碑見洪

造橋碑見

草書

書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總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漢 雜
芻 舟

並鮮于樞見
草書集韻

總叙

老學庵筆記南朝謂北人曰僥父或謂之虜父南齊王洪軌上谷人事高帝爲青冀二州刺史勵清節州人呼爲虜父使君今

蜀人謂中原人爲虜子東坡詩久客厭虜饌是也因目北人仕蜀者爲虜官晁子止爲三榮守民有訟資官縣尉者曰縣尉虜官不通民情子止爲窮治之果負冤民既得直拜謝而去子止笑諭之

曰我亦虜官也汝勿謂虜官不通民情聞者皆笑

白虜

海錄碑事秦人呼鮮卑爲白虜

續後漢書西戎傳武都陰平街左右

有萬餘落曰質虜本匈奴也匈奴謂

質虜

續後漢書王戎傳戎性好利置圈田水碓周遍天下積聚

奴爲
餐虜

續後漢書王戎傳戎性好利置圈田水碓周遍天下積聚

財貨不知紀極每自執才籌晝夜紀算恒若不足而儉嗇

不自奉養人

西漢書項籍傳時諸侯吏卒徭役屯戍過秦中秦

目爲餐虜云
奴虜

中遇之多亡狀及秦軍降諸侯吏卒乘勝奴

虜使

貲虜

太平御覽

魏略曰貲虜本匈奴之奴也匈奴名奴婢爲貲

之

姑建武時匈奴衰分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
冰東畜牧逐水草抄盜涼州不與東部鮮卑同也

索虜

馬明叟實賓
錄宋齊梁陳

齊周隋天下參陽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唐李延壽傳宋書
索虜傳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
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晉初索頭種有部落數萬家在雲中惠帝末并州
刺史瀛公司馬騰於晉陽爲匈奴所圍索頭單于猗駒遣軍助騰懷帝永
嘉三年駒弟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鴈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樓煩等五縣
琨不能制且欲倚盧爲援乃上言盧兄駒有救騰之功舊勲宜錄請移五
縣民於新興以其地處之琨又表封盧爲代郡公愍帝初又進盧爲代王
增食常山郡其後盧國內大亂盧死子又幼弱部落分散盧孫什翼鞬勇
壯衆服附之號上洛公北有沙漠南據陰山衆數十萬其後爲苻堅所破
執還長安後聽北歸鞬死子開宇涉珪代立先是鮮卑慕容垂僭號中山
晉孝武大元二十一年垂死開率十萬騎圍
中山明年四月剋之遂王有中州自稱曰魏

羌虜

北史後梁至蕭琮
國廢隋文以爲柱

國琮嫁從妹於鉗耳氏楊素曰公帝王之族何乃適妹鉗耳氏琮曰前已嫁妹於侯莫陳氏此復何疑素曰鉗耳氏羌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琮曰以羌異虜未之

淘虜

資治通鑑昭宗景福元年王建圍彭州久不前聞素慙而止

黠虜

宋名臣言行錄曹輔言金使王灼

都將先擇其善者餘則士卒

以和爲名朝夕到闕恐謀國之臣

便以柔言軟語爲敵真情或至緩

二虜

馬明叟實賓錄後魏靈獻之

備墮黠虜計中則前日之禍至矣

三虜

東漢書烏桓鮮卑二虜迭威石槐

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蹋頓凶桀公據遼西之土又贊曰二虜首施我鞭北

垂道暢

東漢書劉琨在幽州元帝轉爲太尉侍中并贈

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

守

東漢書祭肜傳後漢建武中匈奴

馘此二虜二虜劉聰石勒

錢虜

東漢書馬援傳援字文淵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

錢虜

附者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

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
守錢虧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江州志宋周士真字道粹瑞昌人晉尚
書僕射嵩之後也輕財急義嘗族人議析居士真曰男兒當自立舉遺產
一不受遂自營殖逾十年家致千金又曰積貢能散否則守錢虧爾悉班
昆弟故舊之貧者東谷所見富家翁守錢虧抑又不足道也名曰享富貴
其實一俗子孰若安分清閒之野叟哉黃光大積善錄人之養生唯不可
不足若粗有餘足以奉甘旨供祭祀養妻子備伏臘凶荒之外夫復何用
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大厦千間夜眠八尺何必區區之勞心役已未歲窮
年沮於殖貨利哉夫如是者乃一守錢虧爲兒孫作馬牛也經鉏堂雜誌
羅漢頌不結良因與善緣苦貪名利日憂煎豈知住世金銀寶借汝閑
看七十年凡財積雖多而用不到即是看也馮援謂之守錢虧
貪而造業用又不到間看七十年而爲守錢虧真愚也哉

効首

虧

漢雋韓信傳諸校効首虧休皆賀

盜馬虧

續後漢書董卓傳

甫鄭涼州舊姓且才辯令和雅記鄼先詣記記受詔命詣催催不奉詔曰
我有討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輔清淨天所知也郭多盜馬虧爾何敢欲

師古曰効致也謂各致其所獲

與吾等邪。

販鹽虜

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二年諫議大夫張濬諭王敬

北史陽平王傳陽平王孫法僧位益州刺史將欲爲逆時

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背國虜

僧位益州刺史將欲爲逆時

上疑

兵破虜

經遠堂分門故事康范字叔度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

交縛兩炬三頭爇大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踴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劉隆等拒之遇虜於恒安衆寡不敵洪四面搏戰身被重創將士沮氣虜悉衆圍之天下如雨洪偽與虜和圍少懈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太半殺虜亦倍乘

扇羽佳虜

晉書載記史臣曰慕容

上疑

僞和破虜

北史韓禽母弟洪仁壽元年突厥逼頭可汗

勝破虜

新唐書契苾何力傳。貞觀九年討吐谷渾薛萬均爲賊所包。契苾何力冒圍奮擊，虜披靡去。時吐谷渾王伏允在突

倫川，何力砍襲之，萬均懲前敗，以爲不可。何力曰：「賊無城郭，遂薦草美水以爲生，不乘其不虞。」正恐鳥驚魚駭，後無以窺其巢穴。乃閻精騎千餘，直擣其牙，斬首數千級，獲橐它馬牛羊二十餘萬，俘其妻子。伏允挺身免。有詔勞軍於太斗拔谷，萬均耻名出其下，乃排何力引功自名。何力不勝憤，挺刀起將殺之。諸將勸止。馳傳破虜

新唐書杜佑列傳。佑京兆萬年人。父希望爲代州都督，召還京師，對遺事。玄宗

才之屬。吐蕃攻勃律，勃律乞歸。右相李林甫方領隴西節度使，故拜希望鄆州都督，知留後。馳傳度龍，破烏莽衆，斬千餘級，進拔新城，振旅而還。擢鴻臚卿。

分兵破虜

新唐書常皐傳。皐爲劍南西川節度使，進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貞元十三年復高州。吐蕃怨完墨造舟，謀擾邊，舉輒破卻之。自是襄貢、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與大將舉落皆降。昆明管此二蠻，又內附。贊普怒，遂北掠靈朔，破麟州，以取償。馬帝詔皐深入以撫康。皐遣大將陳洎等出三奇，崔光臣趨石門，無衣山。仇覓董振走維州。邢泚出黃崖略棲鷄老翁城，高倜主英俊，繇峨和清

溪道薄故松州。元膺出濕山成溪城守至道黎嵩韋良金趙平夷路惟明
自靈關夏陽攻逋租偏松城王有道涉大度河陳孝陽率蠻苴那時等道
西瀘攻昆明諾濟師無慮五萬以八月悉出塞十月大破吐蕃拔其保鎮
捕候追奔轉戰千里遂圍維州吐蕃釋靈朔兵使論莽熱以內大相兼東
境五節度大使率雜虜十萬來救師伏以待虜乘勝深入師譏而奮虜大
潰生禽莽熱獻諸朝帝悅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
褒賜

間道破虜

新

唐書史敬奉傳敬奉靈州人事朔方軍爲牙

將元和中吐蕃數犯塞敬奉白節度使杜叔良

請兵三千齋一月糧深入虜地分賊勢叔良以二千兵子之行十餘日不
聞問皆謂已歿敬奉乃由間道繞出虜後部落奔駭因大破之驅其餘衆
於飽蘆河獲馬牛雜畜

乘冰破虜

新

唐書王君奐傳君奐爲河

造萬數賜實封五十戶

西隴右節度使右羽林軍將

軍判涼州都督事吐蕃首惡結邇寇大斗拔谷君奐間其怠率秦州都督
張景順乘冰渡清海襲破之以功遷大將軍封晉昌縣伯拜其父壽爲少
府監不聽事君奐凱旋玄宗宴君奐及妻夏於廣達樓賜金帛夏亦自以戰功封武威郡夫人

風雪破虜

王明清揮

塵碌唐牛奇章玄怪錄載蕭王忠欲出獵群獸求哀於山神云當令賸六
致雨翼二起風翌日風雪蕭不復出郊建炎中金寇駐楚泗間時張韓擁
兵于高郵虜誓于衆整師大入二將自料非其敵深以爲怯將欲交鋒之
際風雪大作虜衆辟易散走損折甚多因遂奏凱范師厚直方滑稽之堆
也爲參贊軍事笑云馬知張七韓五

易旗破虜

元中仁宗年號

黨項犯塞党項虜人名侵犯邊塞時萬勝軍新募萬勝軍軍名也其時新
招募得、出戰多敗、出去戰鬪多敗。狄青爲將、狄青爲將、帥一日盡取萬
勝旗一日萬勝軍之旗付虎翼軍出戰將旗付與虎翼軍出與之戰。虜
望其旗易之。虜人望其軍旗號以輕易忽之。全軍徑趨。全軍徑趨狄青軍
中爲虎翼所破滅之。虜爲虎翼軍所
破敗殆無遺類。治義無道下其種類。

乘間破虜

元史李守賢傳
癸巳正月望名

金帥完顏延壽擊毬爲嬉。守賢潛遣輕捷者數十人緣崖巖附以登。殺其守卒。遂大縱兵入破之下。令禁無抄掠。悉收餘衆以歸。

請減

續後漢書北狄傳和帝即位。南匈奴單于上書請討滅北虜。永
元元年遣征西將軍耿秉。單騎將軍竇憲。率南單于擊北虜大

北虜

破之，斬首虜二十餘萬人，通好北虜。

趙善璡自警編宋景德中朝廷始與北虜通好詔遣使將與北朝呼之王沂公

以爲太重請止稱契丹本號可也

伏兵擊虜

資治通鑑高宗永隆元年裴行儉破

真宗激賞再三朝論薦之

突厥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爲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弃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獲爲伏兵所邀殺獲殆盡

合兵擊虜

新唐書石雄傳會昌初閻鶴入

寇連年掠雲朔牙五原塞下詔雄爲天德防禦副使兼朔方刺史佐振武劉沔屯雲州沔召雄謀曰虜離散當掃除久矣國家以公主故不欲亟攻我若徑趨其牙彼不及備必棄公主走我當迎主歸有如不捷喜則死之雄曰諾即選沙陀李國昌及契苾拓拔雜虜三千騎夜發馬邑旦登振武城望之見肩車十餘乘從者朱碧衣諜者曰公主帳也雄潛使喻之曰天子取公主兵合第無動雄穴城夜出縱牛馬鼓譟直揭烏介帳可汗大駭單騎走遁至殺胡山斬首萬級獲馬牛羊不貲迎公主還進豐州防禦使

力戰沮虜

隋書達奚長儒傳長儒爲上大

將軍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可汗衆十餘萬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爲行軍總管率衆二千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爲虜所衝突而後聚且戰且行轉闖三日五兵咸盡士卒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

舉烽給虜

隋書

長孫晟傳晟授開府儀同三司左勲衛車騎將軍開皇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大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長城下染干敗績殺其兄弟子姪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寃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貳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遠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授左勲衛驃騎將軍

據險邀虜

唐語林

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橋控弦四十萬太宗初親度政驛召李衛公問策時發諸州府軍未至長安

居人勝兵者不過數萬胡人精騎勝突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邀其歸路帝從其言胡兵遂退於是據險邀虜虜舟老弱而通獲馬數百足金帛一無遺馬

丙夜擒虜

新唐書

東夷高麗傳太宗討高麗敗高

延壽惟莫離支未下大宗聞城中鷄鳴

聲曰圖丈突無點煙今鷄鳴鳴必殺以饗士虜且夜出詔嚴兵丙夜三更也虜數百人越直類切而下悉禽之

縛殺叛虜

新唐書

東夷高麗傳太宗討高麗敗高

延壽惟莫離支未下大宗聞城中鷄鳴

新唐書王方翼傳方翼徙庭州刺史永淳初十姓阿史那車薄啜叛方翼引軍戰敗之俄而三姓咽麵兵十萬踵至方翼次熱海進戰所部雜虜謀執方翼爲內應方翼悉召會軍中厚賜以次出壁外縛之會大風雜金鼓而號譁無間者殺七千人即遣騎分道襲咽麵等皆驚潰引兵遁去禽首領突騎施等三彊弩射虜

新唐書

吐蕃傳開元中大將悉末朗攻爪州隴右節度使杜賓客以彊弩

四千射虜破之祁連城下斬副將
一上級五千首虜敗動而走山

嚴令威虜

資治通鑑 唐代宗廣德元年回紇壓

里可汗歸國其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人無所忌憚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因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

東抱玉

請兵襲虜

新唐書王忠嗣傳忠嗣爲代州別駕召還信安王禪在河東蕭嵩出河西數引爲麾下帝

以其年少有復讎志詔不得特將嵩入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襲虜會贊普大酋聞武鬪標川其下欲還忠嗣不從提刀略陣斬數千人獲羊馬萬計嵩上其功帝大悅累遷左威衛將軍代北都督封清源縣男

單馬敗虜

新唐書王

忠嗣傳忠嗣授左威衛郎將專知兵馬俄吐蕃大出欲取當新城晨壓官軍陣衆不敢舉軍皆恐忠嗣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百人賊衆竝相蹂

軍彌翼掩

斬石禦虜

新唐書烏承玼傳承玼爲大僕卿奚渤海大武藝與弟門藝戰國中門藝來詔與大

僕卿金思蘭發范陽新羅兵十萬討之無功武藝遣客刺門藝於東都引兵至馬都山屠城邑承玼空要路整以大石亘四百里虜不得入於是流

民得還士少休脫鎧

以權勝虜

新唐書張守珪傳守珪爲瓜州刺史墨離軍使督餘衆完故城

版築方立虜奄至衆大色守珪曰創痍之餘詎可矢石相確須權以功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

靖醜虜

唐柳宗元集南府君廟碑

睢陽之事人徒知

登城

罵虜

五代史後唐沈斌傳斌晉開運元年爲祁州刺史契丹犯塞至

于榆林過祁州斌以謂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乏可即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刻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儲虜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壽曰公父子誤計陷于腥膻忍以犬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爲國死爾不能効公所爲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屬皆沒于虜

志取讎虜

宋王欽
之默記

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所以東坡詩云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蓋欲委勝公以天下之事也一日語及北虜事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虜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爲所奪從人官婿盡陷没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瘡發云蓋北虜乃

不共戴天之讐反捐金縉數十萬以事之爲叔父爲人子孫當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蓋已有取北虜大志其後永樂靈州之敗故鬱鬱不樂者尤甚愴聖志之不就也

梁上避虜

悅生隨抄建炎當三祀虜馬將

章敏公爲先子言
太后龍輿駐豫章行臺從馬時警報益亟有郎官侯懋李幾凡三人者每游戲城東南隅得故園林頗僻寂私相謂曰使虜一不可避得相與匿于是宜死生以之未幾行宮南邁倉卒三人果不克奔而虜騎已遽入矣三人者得如約共竄于林因伏堂之巨梁上夜則潛下取食而還伏焉累十數日矣幸略無人足音一旦忽多人沓至三人但默伏梁之上計此豈皆避虜者也胡爲而至哉語未已即有黑衣數十百人繼來共坐于堂命左右邏捕男女無少長悉以梃敲殺之積尸旁午向暮盡死迺始去當是時三人者伏據于梁憤懣然向使一仰其首見必死矣黑衣既散皆謂得免況已昏夜俄復望紅紗籠燭數十對引導有主者數人又至亦坐于堂即多群吏據案呼閱人姓名者三人益懼於此殆不得脫矣及細下視之則但見人可半身頭面俱弗辨迺知非人也凡點閱死籍至多輒悉呼其姓名中間偶呼至一名群吏爭報曰不是類如是凡有四三人者皆能記憶也

夜過半矣事竟皆去逮晚則四顧鳥雀不聞人聲知虜已洗城而遁矣即於亂尸中偶有呻吟聲三人共詢其名迺夜來郡吏所謂不是四人今悉復活矣異哉吾得於宋高州宋高州

甲寅乙卯間劉

決淮灌虜

雲麓漫抄紹興

得於侯懋懋等皆顯官宜不妄云

迎敵斬虜

宋名臣言行錄

朝廷不能用已而韓世忠得虜箚約戰書曰聞江南欲決淮西水以浸吾軍書到之明日虜實退師當時但以爲却敵之功殊不知九齡之力爲多

據床罵虜

岳飛從劉浩解

東京圍迎敵兵斬虜滑州南虜兵至飛迎斬其將虜大敗斬首數千級得馬數百疋

宋史忠義傳金虜犯采石以二十艘渡兵陳淬請伏兵俟其旋濟旋獲杜充不從金兵遂犯板橋諸軍皆潰淬獨與戰勢窮力盡據胡床大罵刃交於脣而色不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焉

移家避虜

朱子語類逆虜臨江朝臣震怖各津送其

陳魯公康伯黃端明尚書名中郡武人時爲左右爾高宗懋維揚之禍故百官般家者皆不問

繕城備虜

宋名臣言行錄